**在真实土地上，感受行走的力量**

**——**记贵州署期社会调研

安徽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2级财务管理专业 李艺璇

这个暑假，在贵州六盘水，我深入彝族村寨开展调研。在最真实的土地上，我接触到了最真实的人民。也感受到了调研和行走，给我成长带来的力量。

**只是因为一段情和一个要强的我**

离调研结束已经好几天过去了，我却因为各种原因迟迟没有动笔写下这篇感想，提到这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可能要追溯到一年以前，当时我将一个小课题融入到家访表之中，对学生的家庭进行更深的了解，也就是这张家访表使得我再次踏入这片土地，当时我和队员们只做了大约50份的问卷，对当地的彝族家庭有了个基本的了解，在回校之后，我申请了课题经费，但是，这个事情远比想象的要难很多，中间一度有段时间我很想放弃，我去问过辅导员，找过指导老师，我问能不能改课题，但是多亏了指导老师孔庆洋后续的支持和鼓励，我没有再提放弃的事情，所以这次调研==一段情 + 一个严格的老师 + 一个要强的我。

为了在去之前安排好这一切，我打了无数个电话给当时支教团里面的负责人，表明我的想法和我需要的支持，好在团队的管理者都比较支持我，非常感谢。不过出发前，我对调研的开展还是有一些迷茫的，毕竟我不是当地人，沟通交流是最大的障碍，而网上的资料少之又少，有句话叫narrow down and narrow down your questions,但是刚开始我没有办法narrow down my questions,造成调研太过空泛，就像拉家常一样问不到实质，使得调研的效率低下。

**淤泥调研，心酸快乐并进**

我坐了30个小时的火车，接近晚上3点才到达目的地，当天天一亮就赶往了第一个调研点，这是一个彝族乡，全村人口2000人，包含4个自然组，我是跟着支教队一起住的，支教队的队长（我们叫他康淤泥，因为他姓康，出生在淤泥乡，就像我，大家都叫我李合肥）给我找了他的表弟柳标给我带路，顺便做翻译，柳标是个准大学生，也是个美术生，比较内向，不太爱说话，这也就是导致第一天他带我一起去调研的时候基本只从嘴里面蹦出过“嗯”，“差不多吧”这几个字，让在一旁噼里啪啦的我好生难受。

调研第一天让我记忆深刻，我问的第一家是一个老人家，在我用普通话问她家里面有几口人的时候，她就开始止不住地流眼泪，她哽咽地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告诉我，她儿子犯了错进了牢房，媳妇跑了，留下她和爷爷还有一个孙子不管不问，家里过的很是困难（之后发现这种情况很多）。

调研第二天我拿着新改好的问卷正式开始走访当地人家，由于问卷涉及到钱的问题，所以问卷怎么问存在一个技巧问题，然后由于我既听不懂彝语，每户人家调研的时间大大加长，而且由于当地人大多都要务农，早上很早出门，傍晚才回家，导致我们大白天去调研的时候都没人在家，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村子里面绕，下午又开始下大雨，表弟直接把我送回他家里面，到晚上的时候我准备再出门调研，表弟却不愿意，执意要把我送回支教点，于是，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身心疲惫的我到了支教点之后就崩溃大哭，把帽檐拉低的我站在支教学校的教室门口外面，吹着瑟瑟冷风，肩膀耸动着，眼泪如珠子一般涌了出来，我不断的用手抹，深呼吸都无济于事，我的脑子里面全部都是这一年来的种种，之后康淤泥发现了，让我去他房间里面休息一会儿，我才逐渐平息自己的情绪。

调研第三天我和表弟商量后改变了策略，早上、中午和傍晚出门调研，特别是中午和傍晚，由于有人在家，调研效率可以大大提高，并且在调研的过程中如果遇到普通话不错的并且对当地情况比较了解的人家，比如老师、医生、政府工作人员，可以适当增长调研时间，多一些深层次的交流，而对于普通话并不是很好，且对自己家庭经济状况也没有什么明确概念的人家，则适当减少调研时间，拿到调研数据，了解一个基本情况即可。另外在中午和傍晚调研的时候可以让当地的小学生带我们一起去，因为我主要找的是家里面有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彝族家庭，小朋友经常一起玩，对彼此家庭地址也很了解，所以让他们带路可以很快找到调研目标家庭，而且这样也可以减少调研对象对于我们的防备和抵触心理，省时省力，当然彝族人民都是很热情的，经常给我们塞几个梨子之类的，还拉着我们吃饭喝酒，让我这个外地人感受到他们的热情好客。之后几天的调研工作都比较顺利，调研对象基本呈现三种状态，一是有知识的家庭，基本上都比较热情，思路很清晰明了，在我们说明身份和来意之后都能很配合我们的调研工作，二是家里面老人在家或者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妇孺在家，基本上也比较热情，会拉着我们说家长里短，感情真切，还有好几个老人家夸我面善来着呢，三是没有什么文化水平的男主人或者什么都不太懂的妇女在家，可能脾气会不太好，抵触心理比较强，基本上回答的话都是属于打发的那种或者就是不愿意回答，一般遇见这样的我也是咧嘴微笑，点头，不会多说，也不会强求他们答与不答，板凳没做热也就走了，可能他们不太信任我，我也懒得再与他们多聊，这是相互的。不过我也深刻感受到调研技巧的重要性，因为我的问卷涉及到很多开支钱的题目，在中国，你一上来就问别人钱的事情可能会不太礼貌，容易不招人待见，所以我一般都是从家里面的学生情况先入手问一些基本情况，再去了解家庭的各方面支出状况，而且问钱的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很多人会说这个有钱的人花的多点呗，没钱的人家少花点呗，这跟没有回答是一样的，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提醒他我问的是您家这方面的开支状况，这样看起来有点不近人情啊，可是几次下来，我这脸皮也厚了，基本上开口不成问题，该问的咱还是得问。当然我也发现我一开始做的调研问卷实在是太官方化了，不够接地气，后来我又改了一份接地气的问卷，将问卷中的题目转换一种问法，旁敲侧击，当然题目与题目之间的位置也是需要人注意的，不过也看临场发挥，如果遇见不太配合的人家，只能先扯点别的，客套几句，再扯回来再问，但是遇见配合的，则可以稍微多问几句，多问WHY，WHAT，而不是问是不是这样，这样的沟通技巧可以帮助我问到一些意想不到的答案。

在第一个调研点的倒数第二天，我遇见了一个小卖部的老爷爷，原来他是教师，但是儿子创业失败，现在双双在家里务农，老人家不得已出来开小店贴补家用，他一直拉着我的手给我算这几年要还的本金有多少，利息有多少，还有什么钱要还，他已经快70多岁，还在操心这样的事情，也是让我觉得很寒心，老人家不求别的，只求一家早日把债还完，平平安安。这天我还把手臂跌了，因为这边的天气阴沉不定，时不时就下大雨给你来个猝不及防，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然后我大声说，都不要拉我，让我坐一会儿，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坐了长达两分钟，并且伴随着自己的傻笑，被奶奶拉起来之后，我还去了附近校长家里面坐了半个小时进行调研，之后才去的医院包扎，事后，支教点的小伙伴还在包扎的纱布上面画了一个红色的爱心，然后支教点的小学生们看见了以为红色的爱心是“一摊血”，都跑来问我，李老师，你怎么啦，让我好生感动，其实之后我也蛮佩服我自己的，都成“断臂杨过”了，还坚持去调研，也没哭，确实是一条活生生的汉子啊。

第一个调研点的最后一天，早上完成调研任务之后，下午我给自己放了个假，陪表弟1,2,3和表哥1一起去捉鱼，但没想到他们的捉鱼跟我们安徽平原地区一点都不一样，我们这边真的叫捉鱼，直接跳到水里面捞鱼，但是他们却全副武装，连救生衣都穿上了，当然这样成效也很显著，短短几个小时就捉了不少的鱼回家，而我在旁边看的无聊，竟在车里面睡着了，晚上大家一起喝了当地特有的水拌酒（其实就是米酒啦），虽然度数没有米酒高，但是后劲那个大啊，我也发现自己喝酒上脸，一杯下肚脸就红了，头晕乎乎的。

晚上的时候表弟1,2带我一起去看了当地的葬礼，他们行了人情，30元的，50元的，都在一个本本上记好每一笔，葬礼上面的人在广场上磕着瓜子，嬉笑着，竟然还有啤酒，各种心理状态的人都有，在葬礼上有一个风俗，就是宰牛。先用锤子把牛打敲趴下，然后用刀子杀死，把牛皮剥掉，将牛肉煮熟分给每一个来葬礼行礼的人们，这一幕幕看得胆颤心惊。办这样一场葬礼得花好几万，如果女儿多，拉的牛多，则花的更多，一头牛一般要1-2万，还有烟花爆竹的钱，葬礼布置的钱。

一圈调研下来，我也发现有人家因为要办一个体面的葬礼而负债累累，生活水平大不如从前，而这种红白事的人情费每家每年多达2-3万元，这对于务农的他们来说是一笔非常沉重的负担，但这个钱又是不得不出的，所以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赚的永远没有花的多，入不敷出。

离开第一个调研点的那天上午，我哭了，哭的很惨，因为我内心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还能遇见这帮可爱的人了，可能我永远都不会再踏上这片土地，永远都不会遇见他们。这种物是人非之感在我的胸口萦绕了很久，走的时候我用力地拥抱了我的小伙伴们，包括表弟，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又到大箐，一样的村，不一样的体验**

在市里面稍作停留之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去了第二个调研点，也就是去年我支教的地方，有了前次就经验加上去年支教时候对环境的熟悉，三天左右就完成了我的调研任务，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准备去山上另外一个村里面做调研，却没想到翻了一座山没到，又翻了一座山，还没到，在翻了N座山以后，我们居然翻到了另外一个县，赫章县。

在这里我们遇见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精神矍铄，说话十分有力，还邀请我们去家里面坐坐，并拿出他教子孙做人做事道理的训诫板，我们都很佩服这位老人的家风。

但是由于在赫章县每家每户凶猛的狼狗特别多，我又是那种怕狗怕的要命的女生，而且由于当地没有熟人，所以调研了几家之后，就很难进行下去，于是我们决定打道回府，可是我们不敢再翻山回去，因为当时明显有大雨的迹象，贸贸然爬山容易遇到泥石流之类的天灾，所以我们沿着韭菜坪大道走，想半途找一辆车载我们回去，却没想到这路越走越长，而且也鲜有车过路。我们开始着急了，好在最后在半道上遇见了一位好心的小哥载我们下山，这样我们方便找车回去，在车上，小哥告诉我们那边有豺狼，晚上还有抢劫的，而且我们路彻底走反了，如果就闷头走下去，到晚上也走不到有人烟的地方，很危险。我们听得直冒冷汗，不觉后怕起来。第二天我们就回了水城。

**我眼里的西部农村，关于教育，关于经济。**

调研之行由此落下帷幕，可能给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那句话：调查才有发言权。另外有四点感触很深。

一是关于农村贷款的。“信用户”这样的牌子在农村可以随便挂；借贷靠关系；有贷款证也不愿意借；贷款高利率；一家不还债全村牵连等一系列问题反映了农村信用社贷款机制的不完善。

二是新农村建设的房屋建筑虚有其表，就如同耻辱墙般的存在。在外围，我们看见每家每户的房子都修葺的很好，但是进去一看什么都没有，只是一个空壳子，家徒四壁。而且国家也只是给每个户头7000元的补贴，建这些面子工程的花费却远远不止这些，剩余的大部分钱还是需要农户自己承担，即便发了一个像样的贷款证，三年内免利息，但是三年后呢，还不起会不会发生纠纷，而且这个不是个案。

三是发展模式畸形。当地有钱的人家除了公务员、教师以外，大多数都是做矿工，一天200元左右，但是危险程度很高，当地因为煤矿而死的男性不在少数，抛下一家妻小，另外由于近几年煤矿不景气，很多当地的小煤矿都被关停，只留下一两个大煤矿，还经常停产，导致当地人失业率大大上升，为了维持原有的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无人问津，家里面的老人也只能保证他们的吃饱穿暖，兴趣爱好之类的发展更无从谈起。

四是对于教育投资问题。调研一圈下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教育很重要，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但是他们还是在为建房疲于奔波，而不是把钱留在孩子的教育开支上，他们很大程度上不会一次性建好房子，而是出去打一年工，有点钱了回来建房子，过程中发现没钱了，又出去打工，赚钱后回来继续建，就这样整个建房过程持续好几年，而本应该花在小孩身上的教育经费全部用来建房，如果家里面有两个儿子，富裕一点的人家还会争取再建一栋，基本每家每户的房子都是在200-300平方米大小，花费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没钱的人家会自己建，而有钱的会外包建房，普遍存在的攀比心理，让穷人更穷。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样的“旅行”我走了两次，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这源于土地的真实，人民的淳朴，只有在真实的土地上，才能感受到行走的力量。

在此感谢很多人，孔老师，云哥，小梦，慧君，朱玲学姐，康师傅，瑶瑶，三个表弟，文丽，沙沙，恩贵，米妥。从开始准备至今竟以一年，源于一次家访，没有结束，永远珍惜此行的点点滴滴。